



德清俞樾



毛詩中

我有嘉賓

鹿鳴篇我有嘉賓正義曰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
前鹿鳴燕羣臣嘉賓容有鄰國之聘客明亦未稱王也
愚按鹿鳴作于何時誠不可考孔因有嘉賓之文謂容
有鄰國聘客決其為未稱王時作此大不然周禮太宰
八統八曰禮賓小宰六聯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宗伯以
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

說三

一

四方之賓客然則天子於諸侯何嘗無賓禮乎周禮一
書屢以祭祀賓客喪紀並言賓客之重如此鄭注饗燕
之禮親四方賓客云賓客謂朝聘者然則諸侯來朝卿
大夫來聘皆賓也孔謂稱王之後不應有聘客豈其然
乎彤弓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一章曰我有嘉賓中
心貺之二章曰我有嘉賓中心喜之三章曰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與此章三言我有嘉賓一律豈得謂非天子
之詩

將母來諭

四牡篇是用作歌將母來諭傳曰父兼尊親之道母至

親而不尊箋云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愚按儀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傳箋之言不
可爲訓上章一言將父一言將母此專承將母而言屬
辭之宜耳如曰將父母來諭則累於辭矣詩人之言有
具於前而略於後者裳裳者華篇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下曰維其有之則專承右之而言
采芣篇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淪之繩下曰
其釣維何則專承之子于釣而言版篇天之牖民如墀
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下曰攜無曰益則專承如攜
而言又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
德維甯宗子維城下曰無俾城壞則專承宗子維城而
言並其例矣

外禦其務

常棣篇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箋云禦禁務侮也兄弟
雖內鬩而外禦侮也釋文云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
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愚按國語周語僖二十
四年左傳並引作外禦其侮於是爾雅釋言遂有侮務
也之訓而鄭箋從之幾不知毛詩之本作務矣夫內外
傳引經每有異文周易文言傳嘉會足以合禮襄九年
傳作嘉德作以合禮尙書益稷篇明庶以功倍二十七

以周書克殷篇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爲卽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卽伯達君夷有若南宮适卽伯适故謂周有八士皆南宮氏其說殊信此詩所詠之南仲其卽仲突仲忽乎南宮氏亦得單稱南南宮縮稱南容卽其例矣

薄伐西戎

出車篇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案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正義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勅戎役

說三

四

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愚謂文王時實惟玁狁爲患最切西戎次之故詩曰玁狁孔棘不曰西戎孔棘也其後於玁狁則攘卻之而於西戎實未大定故曰玁狁于襄不曰西戎于襄曰玁狁于夷不曰西戎于夷也周公立司隸之官以帥四翟之隸有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而已蠻閩皆南也夷東貉北而獨無西戎之隸西戎之不盡賓服可知夫西戎種類最叢自古畏之故西戎卽敘載於禹貢西國之豪來獻大保至爲作旅獒之篇及秦漢以降從事四夷漢書有匈奴傳卽玁狁也有西域傳卽西戎也匈奴惟一國而西域自孝武時始通已有

三十六國其後分至五十餘遠者如烏弋條支之類去長安萬數千里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悠謬難詰矣捐毒國本塞種也此卽佛入中國之所繇梨軒國卽後世所謂大秦者景教流行從是來也至於今而西戎孔棘矣然後歎文王之於西戎薄伐之而止周公設四翟之隸屏西戎而不與其見至深遠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篇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正義曰旨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四章物其多矣五章物

說三

五

其旨矣卒章物其有矣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若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愚按此說殊泥周禮酒人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孰謂酒不可以物言乎且多且旨且有皆承有酒之下自以酒言不以魚言鄭箋非也至陸氏釋文并依鄭義讀之曰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愚按此讀更不可從旨且多且旨旨且有與盧令篇其人美且仁其人美且鬢其人美且偲三章一律彼不於美字絕句此乃於旨字多字絕句亂其句例不可從一也魚麗于雷與君

子有酒爲韻鑑與旨且多爲韻若讀旨字絕句則失其韻不可從二也雖先儒舊讀未敢苟同

白華

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愚按六月篇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南陔言孝友與南陔序台白華不言孝友與白華序不合疑白華之詩止戒人以潔白自守不可玷辱作序者因上篇南陔之義亦以孝子言之非詩旨也東哲補亡詩白華篇首章粲粲門子如磨如錯次章藹藹士子涅而不渝三章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雖以子言而不及人

說三

六

子事父母之意似爲得旨

又按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孝子或君子之誤詩序中每有稱君子者如兔爰曰君子不樂其生羔裘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楊之水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椒聊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如此類甚多他如君子于役君子陽陽篇名本有君子風雨篇伐檀篇詩中皆言君子更無論矣然則此序云君子之潔白也與序例亦合涉上篇序言孝子而誤作孝子耳

鉦人伐鼓

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箋云鉦也

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五言爾正義曰說文云鉦
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卽鏡也說文又曰鐻鉦
也鐻也則鐻鐻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鐻鉦
也形如小鐘是鐻亦名鉦也但鐻以節鼓非靜之義故
知鉦以靜之指謂鏡也愚按毛傳但言鉦靜鼓動不言
鉦是何物正義則塙指爲鏡若果是鏡則鉦與鼓一主
進一主退其義正相反以鉦人而擊鼓義不可通卽從
鄭以互言爲解然一時鉦人擊鉦鼓人擊鼓鉦鼓並作
號令不明三軍之士進乎退乎恐非詩意也愚謂鉦者
鐻也非鏡也鼓人云以金鐻節鼓是擊鼓必以鐻爲節

說三

七

故鉦人鼓人其職相聯但言鼓人擊鼓恐其雜亂無節
故必曰鉦人擊鼓方見節次秩然軍令森嚴也毛傳動
靜之說不必泥蓋鼓主動而有鐻以節之亦得謂之靜
非必止之而後爲靜也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師有鐘鼓
曰伐竊謂鐘鼓卽此鉦鼓以鐻形如小鐘故卽謂之鐘
耳

爪士

詩祈父篇予王之爪士傳曰士事也訓士爲事毛公恆
訓然爪事之誼殊不可通鄭君無箋而於上章箋中兩
言爪牙之士則已并此章而箋之矣夫爪牙之士但曰

爪士亦爲不辭愚謂上章爪牙字作爪此章爪士字應作介說文介本作爪字從人從八漢人隸書如校官碑兼高世之爪侯成碑君爪心如石無如今書作介者其形與爪字相似又涉上章言爪牙故誤爲爪耳介士者甲士也禮記檀弓篇陽門之介夫死鄭注曰介夫甲衛士此詩介士卽甲衛之士古書每以介爲甲曲禮篇介者不拜周禮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此類甚眾故廣雅釋器曰介鎧也此詩以介爲甲而古字又作爪傳寫誤爲爪雖毛鄭不得其解矣

正長冥幼

說三

八

斯干篇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曰正長也冥幼也箋云正晝也冥夜也愚按冥有夜義正無晝義不如毛傳之本雅訓爲塙但毛傳太簡其義未明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則非毛意矣此說宮室不得言人之長少也愚謂毛傳正長冥幼以宮室之材言淮南子主術篇曰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櫓檣短者以爲朱儒枅櫨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大者脩者卽毛傳所謂長也小者短者卽毛傳所謂幼也觀其柱梁櫓檣之大且修者則噲噲然觀其楔與枅櫨之

小且短者則噦噦然噲噲猶佶佶也說文人部佶會也
一曰佶佶力貌佶佶其正言其任重之有力也噦噦猶
翩翩也卷阿篇翩翩其羽傳曰眾多也說苑奉使篇引
作噦噦其羽是噦噦翩翩義通言其眾多也毛義或當
如是唐人元結詩云木孫爲楠木母榱此可說毛傳長
幼之義

以居徂向

十月之交篇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箋云又擇民之富有
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愚按經云以居徂向不云以徂
居向鄭義非也居卽益稷篇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枚傳
曰居謂所宜居積者上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多藏之
人其居積必饒故使盡以其所居積者徂向也

雨無正

雨無正篇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
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愚按雨無正名篇自來不得其解
如序所言亦甚迂曲疑此序有衍字本云雨無正大夫
刺幽王也眾多如雨而無正也此正字當訓長古謂官
長爲正周禮天官序官宮正注曰正長也官正主宮中
官之長又酒正注曰酒正酒官之長是也詩云正大夫
離居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

此正大夫卽序所謂正也王流于彘而正大夫皆散是無正也其下之官屬猶有在者而其長皆散去則眾無正矣故曰眾多如雨而無正也雨無正猶云眾無正兩有眾義敝荀篇首章曰其從如雲傳曰如雲言盛也次章曰其從如雨傳曰如雨言多也三章曰其從如水傳曰水喻眾也是雨與雲水皆喻眾多此序曰眾多如雨與詩人之辭正合後人不達其義乃申說兩字曰兩自上下者也又申說無正之義曰非所以爲政也傳寫并入序中用意增刪而序義晦詩義亦晦矣

雨無正事大夫

說三

十

雨無正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愚按周禮無三公之職公有何事固不可知然十月篇云擇三有事傳箋並以三卿說之彼三有事爲三卿此三事爲三公不太無別乎疑此三事乃三吏之誤成二年左傳王使委於三吏杜注曰三吏三公也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元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然則三公稱三吏古制固然此經鄭以三公說之不誤但經文三事則三吏之誤耳玉篇史部事字下有古文作吏其形與吏相似故事與吏易誤新序雜事篇有司請事於齊桓公今本事作吏此經吏誤作事猶彼事誤作吏矣

國雖靡止

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傳云靡止言小也箋云靡無止禮愚按以靡止爲小義不可通鄭訓靡止爲無禮然爲國以禮禮不可無而云國雖無禮不可爲訓也此止字卽基止之止說文止部止下基也是基址字古本

說三

十一

作止靡止言無基也昭元年左傳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卽所謂基也杜彼注曰言欲輔助之者多是國之基在乎得人故南山有臺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在得人詩有明證此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言國雖不能得賢以爲基然亦必有聖者有賢者也

鞅掌

北山篇或王事鞅掌傳曰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負荷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愚按毛傳之義簡略難明鄭箋則望文生訓殊非塙詁鞅掌乃疊韻

字凡雙聲疊韻之語皆未可以文義求之文選西京賦云泱泱無極鵬鳥賦云垓圯無垠鞅掌或亦泱泱垓圯之比抱朴子書屢用鞅掌字釋滯篇云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損人物之鞅掌乎又勤求篇云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其言鞅掌皆是繁多之意王事鞅掌卽可以此說之

鍾鼓旣戒

楚茨篇禮儀旣備鍾鼓旣戒箋云鍾鼓旣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愚按天子祭禮旣亡其祭禮畢以鍾鼓

說三

三

戒在廟中者事之有無固不可知但戒之爲言皆在事前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戒賓聘禮戒上介戒眾介有司徹戒侑並於事前戒之無於事後戒之者文選東京賦所謂先期戒事是也祭禮畢矣何戒之有鄭義未必然也鍾鼓旣戒爲下鍾鼓送尸張本蓋尸出則宜以鍾鼓奏肆夏送之故戒鍾人擊鍾戒鼓人擊鼓是時皇尸未起先事而戒之重其事也下云鍾鼓送尸正承此而言鄭於此箋旣失其義而下文又誤作鼓鍾送尸則鍾鼓旣戒之義愈不可見矣宋書樂志兩引此詩並作鍾鼓送尸阮校勘記先疑之而後從之從之者是也

曾孫

信南山篇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傳
曰曾孫成王也正義曰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
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
也愚按曾孫之爲成王鄭箋亦無異義然其義實有可
疑詩言平王之孫則明言平王武丁孫子則明言武丁
此言曾孫果何人之曾孫乎曾孫之名從祖而生不言
其祖而但言曾孫義不可通毛公殆誤會序意也序云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彊理天下以奉禹
功故君子思古焉夫幽王爲周之子孫當責以修成王

說三

三

之業不當責以奉禹之功而詩序云然者蓋是詩爲思
古之詩陳古以刺今其本意也古謂成王今謂幽王陳
成王之美以刺幽王之惡詩之大指不外乎此而詩人
之辭每託悠謬之辭以致微婉之意如蕩篇序曰蕩召
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故作是詩也是蕩篇本刺厲王而其詩則云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首章之外下七章皆以此發端然則通篇所
陳皆紂之不善矣竊謂信南山諸篇亦當以此義觀之
首章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上言
禹下言曾孫則所謂曾孫者禹之曾孫也曾孫孰謂其

少康乎以世次論少康於禹爲元孫然惟天之命篇鄭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者皆稱曾孫則少康得爲禹之曾孫矣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故曰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信南山諸篇皆託爲夏人美少康之辭借夏人之美少康以刺幽王亦猶借文王之歎殷商以刺厲王也甫田云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鄭箋云成王出觀農事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孫毓極以鄭說爲短孔疏又曲護之愚謂此在周世殊不可行考周禮王出入則有虎賁氏先後王而趨旅賁氏夾王車而趨條狼氏夾道而趨王所止宿則有掌

說三

西

舍爲設榷板雖無宮亦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謂之人門儀衛森嚴豈得下就田閒爲農夫設食乎若夏則容或有之其時去古未遠君民不甚隔絕呂氏春秋篇載孔甲田於東陽萑山天大風晦冥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或曰不勝也以此等事觀之則詩所詠曾孫來止不足異矣孟子稱古之人君春省耕秋省歛而以夏諺爲證疑夏時自有此等歌謠傳播後世故詩人本之而作詩非憑虛結撰也商有頌而夏無詩竊謂信南山甫田大田三篇卽可以當夏詩

大田篇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曰

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愚按傳以騂黑二色分牛羊豕未詳毛意鄭以陽祀陰祀言之不合禋祀四方之意殆非也愚竊以騂黑二字證成前說信南山三篇皆託夏人之美少康者以刺幽王至大田篇終矣故於篇末用騂黑二字騂者周牲也周所尚也黑者夏牲也夏所尚也明此三篇實是刺周而託言美夏以夏而言宜用黑以周而言宜用騂騂黑並舉而此三篇之卽夏卽周可見矣蕩篇刺厲王而假託文王之言嗟歎殷商其篇末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云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蓋亦於篇終微見其意以

說三

五

殷鑒在夏明周鑒在殷也此在讀詩者之以意逆志矣

六轡如琴

車輦篇四牡駢駢六轡如琴箋云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牡駢駢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愚按箋不釋如琴但以調均說之以琴比轡殊爲不倫正義曰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則又增瑟字矣琴當作鉞說文支部鉞持也讀若琴凡說文讀若之字古卽通用如匆聚也讀若鳩而今卽作鳩管厚也讀若篤而今卽作篤皆其例也鉞讀若琴故詩卽以琴爲之如琴實如鉞也鉞者持也六轡如鉞猶

小戎篇曰六轡在手小戎正義曰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卽可以說此詩言如以手持之而已不假控制也

舍其坐遷

賓之初筵篇舍其坐遷傳曰遷徙正義曰又舍其本坐遷向他處如疏說則舍其坐爲一義遷爲一義於文未安坐遷二字當連讀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又云大羹湑不和實于鐙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此詩坐遷二字卽本此蓋公設醬必在席中賓坐遷而東其坐遷之位卽其坐位詩云舍其坐遷言舍其始所坐遷之位也不言位而言坐遷者位必在席中而賓位實偏東其位由坐遷而定故以坐遷目其位也

有莘其尾

魚藻篇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曰莘長貌愚按莘無長義傳義未詳疑當作𦉳𦉳斯篇𦉳𦉳羽旒旒兮釋文曰𦉳所巾反眾多也說文作𦉳音同此詩作莘卽𦉳之𦉳字言魚之眾多也釋文莘亦音所巾反則其音同今說文無𦉳字然莘字亦說文所無也

兄弟昏姻

角弓篇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正義曰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愚按此詩實爲昏姻而作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疑古序本止此一句下云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則衛敬仲輩附益之辭未合此詩之旨此詩刺幽王卽爲廢申后立褒姒而作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注曰古者皆謂昏姻爲兄弟此經昏姻兄弟當以此說之因幽王廢申后故戒之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下章云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卽白華序所

說三

七

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者也又下章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此令兄弟謂申也不令兄弟謂褒也又下章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其語意更隱而曲夫云相怨一方則壤地不同而相讐怨此非尋常細民之事也所謂民者其斥申侯乎申后廢申侯必怨矣其後諸章更不甚可解如云老馬反爲駒喻廢申后也木之類毛鄭所說未必盡得老馬反爲駒喻廢申后也母教猥升木喻立褒姒也卒章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曰蠻南蠻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此亦託辭非謂蠻髦

借以寓西戎耳國語載史伯之言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申人弗與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然則驪山之禍有識者固先見之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此詩人之微辭也

彼都人士

都人士篇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正義曰序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又引玉藻注而云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

說三

六

得以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愚按狐裘爲古之所重秦風曰錦衣狐裘其君也哉檜風曰狐裘以朝未聞庶人得衣狐裘也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然則篇中所言衣服自以長民者言正義謂以民言而許庶人得服狐裘誤矣三章云彼都人士充耳琇實與淇澳充耳琇瑩文義一律豈庶人所宜有乎正義以衛風之琇爲玉多石少以此詩之琇爲全是石是亦曲說毛傳於兩篇並訓美石無此分別也然正義之誤皆箋說有以啓之箋訓都人士爲都人之有士行者此未得也都人卽是君子

士言都人女言君子異文而同義合言之則曰都君子
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是也士者
對女而言猶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皆士女對言也大家世俗之士女足爲下民表率卽序
所謂長民也三章云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以爲尹氏
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然則都人士與君子女相對成
文豈庶人乎

五日爲期

采芣篇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曰婦人五日一御箋云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愚按鄭意五日一

說三

九

御諸侯制也至天子則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
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
一夕十五日而徧詳見正義此詩爲婦人以夫行役過
時不來而作非諸侯之事故易傳也但五月之日六月
之日謂之五日六日義殊未安不得以幽風一之日二
之日爲例鄭箋非也當從毛傳竊謂此詩序云刺怨曠
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所謂刺怨曠者非謂民間之
怨夫曠婦實以申后之事言與白華篇同白華篇四言
之子箋云之子斥幽王也此篇之子子狩之子子釣亦
兩言之子是可證兩詩之同矣五日一御蓋古王后進

御之制也鄭康成說天子御女最爲無理一夕而御九女淫慾過度廉恥道喪雖隋煬齊文宣尙不至此而謂古禮然乎愚因鄭說而小變之三夫人九嬪既有三九之名則夫人必三嬪必九是固無疑矣世婦女御不言數未必有二十七人八十一人之多竊謂后一而夫人三而嬪九至九則其數極矣於是倍其數爲一十八是世婦之數又倍其數爲三十六是女御之數每月望前卑者居先第一夕女御一人御第二夕世婦一人御第三夕九嬪一人御第四夕三夫人一人御第五日后御望後反之如是則后一月六御三夫人一月再御九嬪

說三

三

三月而再御世婦六月而再御女御一歲而再御似視鄭說稍安然宮闈祕事載籍無徵鄭君創此臆說於前而愚又變其說於後恐徒爲後儒訕笑而已
或問諸侯之制當如何曰諸侯一夫人二媵各有娣有姪則娣姪六人也第一夕第二夕第三夕娣姪中一人御第四夕二媵中一人御第五夕夫人御是夫人十日再御兩媵與娣姪皆十日一御較鄭君兩兩而御之說亦似稍安大夫一妻二妾則二妾當兩夕妻當三夕士一妻一妾則一妾當一夕妻當四夕內則篇所謂妾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通大夫士言之鄭以爲諸侯之

制非是

滌池北流

白華篇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傳曰滌流貌箋云豐鎬之
閒水北流正義曰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
水東然則豐鎬之閒惟豐水耳愚按文王有聲篇明言
豐水東注則豐非北流之水也文選蜀都賦灑滌池而
爲陸澤李注卽引此詩爲說然其上句曰指渠口以爲
雲門注曰李冰於湔水下造大壩以壅江水分散其流
灌溉平地故曰指渠口以爲雲門也兩句合讀則滌池
卽謂江水矣蓋滌爲流貌本無定名凡流之大者皆得

說三

三

稱之池之名亦通乎大小莊子逍遙遊篇曰有冥海者
天池也則海亦可謂之池矣蜀都賦之滌池謂江也此
詩之滌池謂河也南條莫大於江北條莫大於河故同
有滌池之名矣碩人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蓋禹之
導河自大伾以下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
同爲逆河入于海夫順水之性宜導使東南行禹必導
之使北者史記河渠書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
地是大禹導河北行其意至深爲萬世計至遠故詩人
詠河水多詠其北流也河不北流而中原之河患亟矣

何人不將

何草不黃篇何日不行何人不將正義曰將率何日而
不行乎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
方乎愚按正義解何人不將句其義稍迂將亦行也燕
燕篇之子于歸遠以將之傳曰將行也何日不行何人
不將將與行同義變文以成辭耳緇衣首章敝子又改
爲兮次章敝子又改造兮三章敝子又改作兮箋云造
爲也作爲也是造作與爲一也丰篇首章悔子不送兮
次章悔子不將兮箋云將亦送也是將與送一也如此
之類皆變文以成辭

說三

三

有芄者狐

何草不黃篇有芄者狐率彼幽草傳曰芄小獸貌愚按
黍苗篇芄芄黍苗傳曰芄芄長大貌棫樸篇芄芄棫樸
傳曰芄芄木盛貌與小獸之貌殊不相近疑芄當爲蕨
說文草部蕨艸得風貌鄭箋謂狐草行草止是狐常在
幽草中人不見狐之行但見草之動狐行卽草動二而
一矣故卽以草得風貌擬之曰有蕨者狐蕨與芄古音
相近於文但省虫耳形亦相近也

茶香室經說卷四

德清俞樾

毛詩下

維周之楨

文王篇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曰楨幹也箋云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愚按尙書費誓篇峙乃楨幹正義曰峙具楨幹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幹謂當牆兩邊者也是楨幹爲用雖同而用之各異不得卽以楨當幹乃傳旣訓楨爲幹而箋卽以幹事說之是詩人苟且趁韻也傳箋恐皆失之楨當爲

說四

一

禎維清篇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傳曰禎祥也與此正同唐石經維清篇禎字初刻楨後改禎蓋二字同聲通用石經初刻亦必有所本是卽文王篇楨當爲禎之證乃維清篇釋文作禎正義本亦作禎云定本集注作禎然以韻讀之自以作禎爲是也

曰嬪于京

也

大明篇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曰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于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禩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

卽以其居爲京師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
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
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愚按
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用尙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
虞文法毛傳泛訓爲大未得其旨鄭以爲地名得之而
亦未能實指其所在愚謂京地在幽公劉篇云迺陟南
岡乃覲于京卽其地也蓋幽爲大名京是幽國之地小
別名公劉遷幽實則居京其下云京師之野于時處處
于時廬旅此公劉居京之證也京爲地名公劉居之歸
者日眾居者日多於是又有京師之名毛傳曰是京乃

說四

二

大眾所宜居之也鄭箋亦云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
正義曰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故云是京乃
大眾所宜居之野竊謂鄭孔固不免後世之見毛公亦
然何也公劉遷幽在夏中葉其時之京乃西戎一邑之
地耳天子所居並不名京何有京師公劉居京因其故
名配以眾義謂之京師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然在周
人實爲發祥之地故雖邦邑屢遷而京名未改思齊稱
京室之婦京室猶周室也可知在當日周人稱周亦稱
京周京並稱猶之殷商矣及其後定有天下之號曰周
而京之名仍不廢故周天子所居謂之京亦稱京師而

諸侯不得稱矣亦猶皋門應門初由太王偶爾命名遂爲天子之制也毛傳曰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是不許太王有皋門應門之名亦猶不許公劉有京師之號固哉高叟矣

文王初載

大明篇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曰載識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愚按訓初載爲初識於文未安初載實止一義初始也載亦始也載見篇載見辟王傳曰載始也載與哉通文王篇陳錫哉周傳訓哉爲載箋訓哉爲始國語周語引作陳錫載周然則初載卽初哉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初哉卽此詩之初載二字一義猶權輿篇之權輿亦一義也正義云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明大姒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是文王初年大姒卽生故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文王嘉止

大明篇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傳曰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愚按此箋之義非是昏姻必由父母之命其時王季尙在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豈得自專孫毓所譏洵無可解

且上云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言文王之生也此云大邦有子言大妣之生也文王嘉止與大邦有子義不相屬箋加日字以此句爲文王之語失之迂曲矣上云文王初載愚謂初載皆始也謂文王初生之時也此云文王嘉止嘉讀爲假假樂篇假樂君子禮記中庸篇引作嘉樂君子此嘉止之嘉當爲假猶彼假樂之假當爲嘉也方言云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周鄭之間謂之假然則文王假止乃周人之方言謂文王旣生日益壯大蓋是文王實覃實訏之時而大妣卽於是年生故云大邦有子也

說四

四

倪天之妹

大明篇大邦有子倪天之妹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愚按天之女弟其名甚異愚嘗別爲之說見羣經平議今思旣謂之妹必當有義上文正義云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大妣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但文王十三生子大妣若小一二歲則十一二歲之童女恐未能生子也上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又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以愚前說說之疑大妣與文王同歲生但月日稍後耳以月日論文王兄大妣妹也故曰倪天之妹桑柔篇倬彼昊天傳曰昊天斥王者也瞻卬以下諸篇皆以

天斥王者是則王亦可稱天故云譬猶天之女弟也

左右奉璋

棧樸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曰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愚按毛傳簡略未詳其說鄭以璋瓚說之則非也祭祀之禮君以圭瓚裸后夫人以璋瓚亞裸祭統篇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注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夫夫人有故大宗攝裸此是禮之變者記禮者何不言其常而言其變乎祭統之文疑有闕誤說詳禮記鄭以說此詩明知王裸不用璋瓚乃云王裸以圭瓚諸

說四

五

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既云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則當云左右奉圭矣而經言奉璋不言奉圭乃曰亞裸以璋瓚沒后夫人之文而附之王裸之下是謂亞裸亦王矣豈可通乎今按考工記玉人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鄭注曰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玉人所言正可以說此詩下章云俾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正合天子巡守之義所

過山川不一處奉璋者亦不一人故曰左右奉璋又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卽所謂宗祝以前馬者也鄭必以此章爲宗廟之祭故失其解

申夷載路

皇矣篇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傳曰申習夷常路大也箋云申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瘠也愚按此經申夷字正義本作患故云鄭以詩本爲患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今以詩義求之毛傳皆本爾雅自是塙詁但習常載大語不可曉鄭所據本是患字患中國之夷卽爲混夷意旣迂曲

說四

六

且帝遷明德之下天立厥配之上忽及混夷亦殊不倫疑皆非也此串字當讀爲灌據鄭本作患說文心部患從心上貫叩叩亦聲是患本從叩得聲灌從水灌聲灌從菴叩聲則患與灌竝從叩得聲之字例得通用灌卽上文其灌其柵之灌疑上文作灌此文從省但存其聲作叩後人讀叩爲况袁切與灌音稍遠乃變其字作母說文母部母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今作串者卽母之變體也橫作之爲母豎作之卽串鄭本又加心作患耳上云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裡其裾攘之剔之其屨其栢此承上

而言上文有六歷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止承灌字而言亦猶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而下云維其有之專承右之而言如壖如簾如圭如璋如取如攜而下云攜無曰益專承如攜而言也串讀爲灌於是此句之義可明夷者平也載者成也皆恆訓也言灌木平夷而成道路也上文作之屏之八句無此一句則無歸宿矣或疑版篇攜無曰益正義云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疑當作最處末故乘而反之然則此經宜承最末拓字而言乃承中間灌字而言何也曰上文六字本分兩類苗者木立死也翳者自斃也灌者叢生也此三

說四

七

字爲一類例也檉也楛也檠也柘也則皆木名也承灌字而言則其留其翳皆足以包之若承最末柘字而言則木不一本豈獨柘木宜平乎灌夷載路其義可通柘夷載路其義不可通亦猶攜無曰益其義可通若作璋無曰益則其義不可通矣字有虛實義有可通不可通詩人之辭固甚精矣

誕先登于岸

皇矣篇誕先登于岸傳曰岸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愚按毛訓岸爲高位其義似淺鄭訓岸爲訟正義引宜岸宜獄爲

證然小宛篇釋文曰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
延曰獄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不可刑也楊倞注曰獄
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亦善守故謂之犴是小宛之岸
本是段字卽謂此經亦犴之段字然獄犴連文與獄訟
不同犴可訓獄不可訓訟且犴是鄉亭之獄豈帝謂文
王僅使治鄉亭之小訟乎鄭義非也此岸字乃斤之段
字說文厂部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籀文從干作
斤誕先登于岸者帝命文王以遷居也周自公劉居豳
大王遷岐縣之篇曰率西水澍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
厓沮漆水側也其下曰周原膺膺傳曰周原沮漆之間
也是岐在沮漆間其地形固不甚高文王初年居程周
書大匡篇曰惟周王宅程三年是也又遷於豐其屢次
遷居者殆因故地卑下別求高爽之地故此詩托天意
以言之其下云度其鮮原卽先登于斤也

繼伐

文王有聲篇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
聲卒其伐功也箋云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愚
按此詩竝不言征伐之事雖有旣伐于豐一句然此句
爲下句作邑于豐張本非所重也序何爲以繼伐言之
乎伐字非征伐之伐乃功伐之伐序旣云繼伐又申之

曰卒其伐功明以功字釋伐字蓋此序三句非一人之辭以功字足成伐字卽訓詁之體也鄭君未見及此以征伐說之誤矣

先生如達

生民篇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曰達生也箋云達羊子也生如羊子之生言易也愚按毛訓達爲生則先生如生義不可通鄭訓羊子說文羊部牽小羊也從羊大聲則以達爲牽之段字然畜類之生無不易者非獨羊爲然如鄭義則豕之子豬牛之子犢何一不可以爲此乎臧玉林經義雜記云初學記獸部引說文曰牽七月生

說四

九

羔也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此實臆說上文旣云誕彌厥月則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者信矣豈得云七月生乎疑達當讀爲怵蓋怵從大聲而達或體作达亦從大聲故得通用禮記表記篇以本怵於鬼神虛無之事正義曰怵串也習也先生如怵者言首生之子而如習貫然也正義曰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說甚得經意今讀達爲怵謂先生如習貫者卽疏意也

洗爵奠俎

行葦篇或獻或酢洗爵奠俎傳曰俎爵也夏曰醑殷曰

學周曰爵箋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愚按尊之而用先代之爵於禮無微郊特牲篇舉爵角詔妥尸正義疑非周禮至此經則引禮運篇醴粢及尸君非禮也而說之曰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此說殊誤禮運所云謂諸侯不得備先代之禮惟二王之後及魯得用之故以醴粢及尸君爲非禮謂之僭君鄭注曰僭禮之君也而此疏乃云大夫用之爲僭與禮運不合恐未足以說此詩也此詩序云內睦九族外養老乞言然則洗爵奠粢當是養老之禮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是周人養老備三代之禮曰洗爵周制也曰奠粢殷制也其實夏之醴亦當用之文不具耳

說四

十

下章敦弓旣堅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曰敦音彫正義曰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惟言用漆不言畫文不具耳愚按考工記說弓制甚詳不言畫然則畫弓非周制孟子萬章篇琴張張趙注曰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是彫弓爲虞制此詩敦弓卽彫弓亦卽張也周人養老兼用有虞氏燕禮故得用敦弓弓用敦與

爵用罍皆周人脩而兼用之證

雨穀既將

既醉篇既醉以酒爾穀既將傳曰將行也愚按廣雅釋詁將美也此詩將字疑當訓美爾穀既將言其穀之美也猶鳧鷖篇爾穀既馨爾穀既嘉矣

皇澗過澗

公劉篇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傳曰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鄉也謂開戶鄉之大率民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鄉

說四

士

之愚按一國之眾而皆聚此兩澗之傍國太小矣且民居無定豈能使皆南鄉開戶乎傳說疑非也皇澗過澗既不能實知其所在疑非澗水之定名古人行水必取曲勢考功記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皇澗過澗當卽用此法皇澗者直行之澗也過澗者折行之澗也直行之澗何以謂之皇爾雅釋言皇正也正卽直也故直行曰皇澗折行之澗何以謂之過過猶高也說文口部高口戾不正也直者正折者不正矣故折行曰過澗實則高澗也凡澗之直行者皆謂

之皇澗皇澗非一澗也凡澗之折行者皆謂之過澗過澗亦非一澗也豳國之民大率居澗旁者居多或夾之或遡之初無一定而云夾其皇澗遡其過澗者舉南鄉以爲例亦猶溝洫之法遂縱溝橫洫縱滄橫據南畝而圖之也

澗酌彼行潦

澗酌篇澗酌彼行潦傳曰澗遠也愚按澗遠固本雅訓然澗無遠義訓澗爲遠者借澗爲迴耳澗迴聲近義通但行潦之水何必遠酌均是潦水遠近有何別乎澗當讀爲網說文糸部網急引也蓋行潦之水停之則澄急引而酌之則泥滓必與之俱極言其不清潔也然而挹彼注茲可以篩籛此鄭所謂人不易物惟德繫物也

似先公酋矣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傳曰似嗣也酋終也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正義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愚按周有先王又有先公若如此說則先王先公無別矣箋說非也此先公蓋謂周公論衡氣壽篇曰召公至康王時尙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是詩之作必在周公旣沒之後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

義曰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蓋周公既沒欲成王求賢以嗣周公之功而終之故曰似先公酋矣周書祭公篇序曰周公既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其書有云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然則卷阿之詩追念周公亦此意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注口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召穆公之意其卽召康公之意乎

以爲民逮

說四

三

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逮傳曰逮合也箋云合聚也愚按以爲民聚義不可通逮當爲捃廣雅釋詁捃法也以爲民逮者以爲民法也猶云維民之則也長發篇受小球大球王氏經義述聞引廣雅說之謂球卽捃之段字此詩段逮爲捃猶彼段球爲捃矣

俾民憂泄

民勞篇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曰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愚按憂泄與寇虐惛愾醜厲宏大等字一例皆二字平列傳箋之義非也憂當爲優優之言優優也泄之言泄泄也爾雅釋言優優和也隱元年左傳其樂也

泄泄杜注曰泄泄和樂也俾民優泄者俾民優優泄泄乃和樂之意也據說文憂愁字本作喜其作憂者和之行也然則此經作憂正優優之本字矣

价人維藩

板篇价人維藩傳曰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愚按毛訓价爲善則朝廷之上所用宜皆善人豈獨爲藩而已又訓藩爲屏與下大邦維屏句複恐不可從鄭以价人爲被甲之人而又以爲卿士掌軍事者卿士掌軍事豈可卽以爲被甲之人乎亦非塙詁也釋文云价音界鄭作介疑此經當從鄭作

說四

古

介而讀爲界思文篇無此疆爾界釋文本作介魏都賦注引薛君云介界也是韓詩讀介爲界也介人言守疆界之人周禮夏官有掌疆中士八人注曰疆界也此界人其卽掌疆之官乎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二句由小而大界人不過疆吏而已故曰維藩以藩籬喻之也大師則天子之六師大司馬所掌者故曰維垣以垣墉喻之也下云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此二句由外而內大邦謂大國諸侯也大宗謂世家大族也鄭訓大宗爲王之同姓之適子非是周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日宗以族得民古封建與世祿相表裏大邦維屏封建之

效也大宗維翰世祿之效也大邦與大宗外內維持而王室固於磐石矣因价人而竝及之朱集傳訓大宗爲強族已得之矣

無背無側無陪無卿

蕩篇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曰背無臣側無人也又曰無陪貳也無卿士也愚按無臣無人不知毛意如何分別無陪貳無卿士亦望文生訓耳疑卿字當作鄉鄉與卿古音相近字形又相似易以致誤禮記冠義篇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曰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鄉字無人不識必爲音者恐

說四

五

其誤作卿字也此經無背無側無倍無鄉以前後左右言也鄉猶向也曲禮篇席南鄉北鄉東鄉西鄉並作鄉不作向古書多如此也陪通作倍周髀算經倍正南方注曰倍猶背也上句云無背此句云無倍變文以成辭古書亦多如此也禮記文王世子篇設四輔正義引尙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大戴記保傳篇曰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名有異而前

後左右四人則同無背無陪是丞之職廢也無側是輔
弼之職廢也無鄉是疑之職廢也左右以一側字該之
一後字以背倍分言之屬辭之宜無關義理

內異于中國

蕩篇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傳曰異怒也不醉而怒曰
異箋云此言時人怙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愚按傳
訓異爲怒而箋申說之但不知怒者殷紂歟抑時人歟
竊謂內怒於中國殊不成義傳義恐非異當讀爲癩說
文疒部癩滿也從疒異聲是其字也此承上文如蝮如
蟪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而言謂其亂如此
而尙由之不已以至滿於中國而覃及鬼方也

說四

六

衛武公刺厲王

抑篇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愚按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衛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二年上距共和元
年三十年則去厲王遠矣國語又稱衛武公年九十有
五作懿以自警卽此詩也是此詩爲武公晚年所作其
去厲王更遠疑不得爲刺厲王之詩正義以爲追刺考
武公在位五十五年武公之壽不可考始以百歲論則
九十五歲時亦享國五十年矣再加三十年則八十年
武公何必追取八十年前之厲王而刺之乎據年表武

公三十五年周幽王元年也至四十二年幽王爲犬戎所殺疑詩爲刺幽王而作詩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箋云童羊譬王后也童羊之譬其斥褻姒乎褻姒本由童女感龍釐而生事涉妖異故以彼童而角譬之然則此詩之刺幽而非刺厲無疑矣幽王三年取褻姒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是詩之作必在取褻姒之後見殺之前卽作於幽王見殺之年而是年已九十五至五十五年而薨其壽一百八歲矣斥王爲小子其老可知若追刺厲王不當以小子稱之也十月之交以下四篇序云刺幽王而鄭改爲刺厲王然究無塙證若此詩之刺厲王當爲刺幽王則史記年表具在信而有徵矣

民靡有黎

柔柔篇民靡有黎傳曰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愚按訓齊訓不齊義均未安黎當讀爲麗尙書禹貢篇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青纏黎之通作麗猶黎之通作纏也禮記少儀篇注剗離之釋文出犁之日本又作離離與麗通犁可爲離故黎亦可爲麗此承上文靡國不泯而言蓋國旣泯滅則民無所附麗故曰民靡有麗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黎者眾也然雲漢篇周餘黎民可訓爲眾此篇民靡有黎若訓爲眾則民靡有眾亦爲

不詞

靡有子遺

雲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傳云子然遺失也正義曰子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子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阮校勘記曰此傳本云無子然遺失也六字一句讀乃總說靡有子遺也定本集注非是愚謂阮說非也無子然遺失則周之黎民繁庶如前矣不與詩意反乎如果傳有無字當云無子然遺存也方合詩意今作遺失則子然上不應有無字矣定本集注是也惟子字之意毛以子然

說四

丈

說之正義因謂是孤獨之貌竊謂未得子然乃形況之辭靡有子然遺文義未安說文了部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此子字正用其本訓蓋極言之猶云不但無一人并無半人也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辭所謂文者即謂此子字也

申伯

崧高篇虘虘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箋云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正義曰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

此時得進爲侯愚按申伯若於此時進爵爲侯詩人必
侈言之今無其文則進爵之說未必然也申伯疑本是
侯爵稱爲申伯者正以其爲牧伯故尊之也若然則僖
二十八年左傳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何以仍
稱晉侯不稱晉伯曰史家紀載之文與詩人詠歌之體
不同記載必書其實爵詠歌可奉以尊稱哀十三年傳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是晉人方以伯自矜使當時有
人作詩安知不稱爲晉伯乎

史記衛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
命爲衛侯索隱曰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則康叔初封
已爲侯也比子康伯卽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
卽降爲伯也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
按此可爲申侯稱申伯之證

說四

五

烝民篇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傳曰仲山甫樊侯也正義
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
則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
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
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愚謂樊侯非爵也羔裘篇
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此云樊侯猶云樊君耳凡歌詠
之辭與傳注之文不得以史家紀載之法繩之故申伯

不必伯爵樊侯不必侯爵

三事就緒

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愚按傳箋之說皆無塙據其實三事卽在本詩王命皇父先使治兵於京師然之使之伐淮夷征徐國蓋宣王承厲王之亂軍政必多廢弛故先治兵而後出師其名篇以常武序釋其義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可知其治兵非旦夕之事矣首章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旣敬旣戒惠此南國言治兵之後然後南征也次章戒我師旅謂治兵也此一事也曰率彼淮浦謂伐淮夷也此二事也曰省此徐上謂征徐國也此三事也故總之曰不畱不處三事就緒當日之事不可考意王命皇父爲將而又命程伯休父左右之實以治兵爲先務後世如齊桓公得國管仲爲之謀作內政寄軍令數年而後有成晉文公入國欲用其民子犯皆以爲未可至大蒐示禮作執秩以正其官而後其民可用皆非苟且旦夕之間所能辦也故以治兵爲第一事而伐淮夷征徐國皆其後之事也

說四

三

維天之命篇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傳曰成王能厚行之也釋文作厚之也云一本作能厚行之也或作能厚成之也愚按各本雖不同而皆訓篤爲厚曾孫厚之意殊未足於是或加行字或加成字究未知誰得毛意竊謂皆非也說文馬部篤馬行頓遲是篤字本義謂馬行遲鈍頓卽鈍也而經傳未見此訓皆訓爲厚實非本義此經當以本義說之言雖遲鈍而不敢不行故曰曾孫篤之猶云勉強而行之也

象舞

維清篇序曰奏象舞也鄭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愚按

說四

三

武篇序曰奏大武也其詩有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之句明言其有武功此詩自維清緝熙至維周之楨五句一十八字無一字言武功而鄭乃謂象用兵刺伐何也竊謂文王雖非不足於武而以文爲重故諡曰文武王雖非不足於文而以武爲重故諡曰武禮記祭法篇云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此定論也武王爲父制此舞何不象其重者而象其輕者乎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象簡南籥者杜注曰皆文王之樂夫籥舞則文舞非武舞矣卽從杜注以籥爲舞者所執而正義謂籥是文舞籥是武舞然則此舞有武有文豈得專取象於用兵之刺

伐乎

成王

昊天有成命篇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愚按成王爲成此王功固自古相傳之師說矣然國語載叔向說是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則成王爲周之

說四

五

成王無疑韋注曰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若然當云是道文武之德不當云是道成王之德也又云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此成字乃釋昊天有成命之成與上文夫道成命者句相應非成王不敢康之成也孔穎達引其文入此處乃增一王字於句末云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如此則成王乃詩人撰造之語非周成王矣但國語原書具在實無此王字孔氏所據本誤邪抑臆加邪夫毛公之說古矣然不能古於叔向舍叔向而從毛公竊所未安鄭賈唐之說更無論矣然則此詩將從後儒謂成王以後之詩

乎是又不然尙書酒誥篇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愚謂馬意以爲錄書所加然則畢命何不加康字呂命何不加穆字文侯之命何不加康字乎俗儒三說當以第二說爲信正以其能成文武之德故生號之曰成王及其沒也遂以爲謚古人固有生而立號者史記殷本紀曰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卽其例矣此篇及噫嘻篇之成王皆可以此說之

克昌厥後

雖篇克昌厥後正義曰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卽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愚謂正義說非也諸頌詞意宏深非聖賢不能作國語引思文時邁皆言周公之頌非四海之人所作也卽謂四海之人所作然采得之後藏之太史乎抑歌之廟中乎藏之太史則詩書不諱固無嫌矣若必歌之廟中豈容不諱乎今按釋文曰克昌如字或

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此說是也克昌之昌在詩人本意乃是倡導之倡而非昌盛之昌倡導字據說文應作唱而經典相承作倡籀兮篇倡予和女是也又或通作昌周禮樂師遂倡之故書作昌是也此蓋後人傳寫之異所謂臨文不諱者在詩人當日正用唱字或用倡字與文王之名判然兩字嫌名不諱又何嫌乎序云雝禘太祖也尊文王爲大祖故以克倡厥後頌之國語吳語注曰發始爲倡是其義矣

噫嘻篇駿發爾私犯武王之諱愚按亦非此發字也鄭

說四

音

箋訓發爲伐實則發卽伐之段字考工記匠人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𠬪此本字也駿發爾私在詩人本用伐字不料後人以同聲之發字易之遂使詩人獲犯諱之咎矣宋制於嫌名皆避之太祖諱則十陽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晉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倣此庶幾免於此咎乎

靈星

絲衣序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曰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

有此耳愚按此說是也靈星實卽龍星靈當作竈說文龍部竈龍也從龍需聲卽此字也其字繁重古書皆以靈爲之遂使說文正篆經傳無見愚謂此經靈星周禮靈鼓皆當作竈

般樂也

般篇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正義曰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釋文出般樂也三字云崔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是正義本祀四嶽河海也下有般樂也三字集注本同之釋文本以此三字爲鄭注定本同

說四

壹

之此三字或有或無或序或注未能縣斷愚則斷之曰衍文也後人見桓篇序云桓武志也賚篇序云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而般序獨無之因妄沾此三字耳何以知非序文所有也蓋桓篇賚篇所說名篇之義皆與詩義相當而此樂字則不合詩義自於皇時周至時周之命七句並無樂意何得訓般爲樂且以巡守爲樂是周穆王之車馬隋煬帝之錦帆矣非可爲訓也經不言樂序不應訓樂故知非序文鄭箋自皇君喬高至受天命而王也無一樂字故知非鄭注是當爲衍文矣然則般之名篇何義方言曰般大也詩云敷天之下哀時

之對時周之命可謂大矣或取此義耶

允猶翕河

般篇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箋云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愚按鄭訓允猶爲信案山川之圖殊爲迂曲且山川之圖河亦在焉何以翕河之文退在允猶之下正義曲爲之說於義難通若允猶屬上爲義則翕河二字孤縣矣箋說不可從也允者語詞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王氏歷

說四

三

引懷允不忘幽居允荒允王維后允文文王等句以證允字之爲語詞而不及此句蓋於此句未解也猶與由通莊二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是也允猶翕河者由翕河也上句墮山喬嶽承陟其高山而言山嶽皆可言陟河則不可言陟故別言之曰由謂經由其地也

又按箋云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然則古人祭河止就其同爲逆河之處而祭之於此知漢人求河源非古人事也不勤遠畧卽此見矣

駟篇思無疆思馬斯臧箋云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愚按伯禽之法自有其大者思及於馬小矣人存政舉百廢俱興馬自繁庶不必注意於馬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思乃發語詞引思變季女逝兮思皇多士思齊大任思媚周姜諸句爲證層頌泮水篇思樂泮水亦以爲語詞而此篇八思字則以思無邪一句論語引之故不敢以爲語詞今按論語集解引包氏但曰歸於正並不及思字正義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亦不及思字疑論語家舊說不用思字爲說也

說四

七

皇侃義疏引衛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此晉人清談未必其爲古義矣竊謂此篇八思字皆語詞並承上句而言首章曰以車彭彭此彭彭之車無有疆者斯馬之臧也故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次章曰以車伾伾此伾伾之車無有期者斯馬之才也故曰思無期思馬斯才三章曰以車釋釋此釋釋之車無有斃者斯馬之作也故曰思無斃思馬斯作四章曰以車祛祛此祛祛之車無有邪者斯馬之徂也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但言馬而僖公遵周公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序之所言諸善自見不必

注意於馬之一物也

又按思無疆爲無有竟已箋已釋之矣思無期則傳箋均無說愚謂期極也字亦作綦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注曰綦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多用綦字爲窮極之義乃詩詁也思無斃箋云斃厭也愚謂斃敗也尙書洪範篇彝倫攸斃鄭注訓斃爲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字本作殫說文殫敗也此謂車行釋釋然不敗績也思無邪謂車行正路卽孟子所謂範我馳驅也思馬斯作箋義爲長思馬斯徂傳箋並是

克咸厥功

說四

三

閔宮篇克咸厥功句不入韻至下句王曰叔父始有韻然克咸厥功與王曰叔父文不相貫讀之殊有未安後人遂有讀功字爲居古反以叶韻者然徧考古書功字從無居古反之音未足據也疑此句與上句傳寫誤倒當作克咸厥功敦商之旅箋云敦治旅眾咸同也是鄭所據本已如今本然鄭於此兩句下作箋而王曰叔父合下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四句作箋則克咸厥功與王曰叔父不連讀而克咸厥功四字孤懸於上遂若無韻然者魯頌原文必不如是

又按居古反之音誠於古無徵然戎之訓女屢見於詩

戎女一聲之轉也戎可轉爲女功不可與女韻乎常棣篇丞也無戎與外禦其侮爲韻是東冬部可轉入尤幽部也豈不可轉入魚虞部乎然則居古反之音或亦可從未敢固執

王曰叔父

闕宮篇王曰叔父建爾元字俾侯于魯愚按上文從姜嬀生后稷以至大王文武敘次皆有條理而未及周公一字也此乃驟接王曰叔父之句不太鶻突乎反復讀之此文蓋有錯簡第四章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紱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說四

五

則莫我敢承九句當在此章王曰叔父之上自公車千乘至爲周室輔十四句爲第三章所謂公者周公也何以明之毛公舊讀自享以騂犧至眉壽無有害三十八章爲一章殊爲太長全經分章無有長如此者惟載芟一章三十一句然周頌不分章一章正是一篇耳其極長者載芟三十一句其最短者維清五句總謂之一章不得以此爲比也此有錯簡之證一也俾爾熾而昌八句與下文俾爾昌而熾八句相接熾而昌昌而熾其承接之迹顯然可見乃驥入公車千乘九句使文法之相接者不接此有錯簡之證二也公徒三萬句鄭箋曰大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正義曰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蒼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又曰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僖公之時無作舍之文便知當時無三軍也愚謂此紛紜之論皆由誤以此章爲言僖公耳若知是王曰叔父以前之錯簡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皆詠周公之事周公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詩人所詠自非虛詞而魯國本無三軍至襄十一年始作之於事亦合此有錯簡之證三

說四

三

也孟子兩引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三句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孟子長於詩不得誤僖公爲周公若謂斷章取義不得兩處皆同此有錯簡之證四也有此四證輒更定闕宮章句如左

闕宮第一章闕宮有恤至纘禹之緒一十七句

第二章后稷之孫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一十二句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二句應乙轉作克咸厥功敦商之

旅說見前

第三章公車千乘至爲周室輔一十四句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室爲周室輔

第四章乃命魯公至孝孫有慶二十五句

第五章俾爾熾而昌至眉壽無有害十六句

俾爾熾而昌俾而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艾

第六章泰山巖巖至魯侯是若一十六句

第七章天錫公純嘏至黃髮兒齒十句

說四

三

第八章徂來之松至萬民是若十句

景員維河

元鳥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傳曰景大員均箋云員古文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旣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愚按毛義不詳不知河字作何解如鄭義作景云維何其說迂曲甚矣景宜從毛訓大員從鄭作云正月篇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旋謂旋繞也殷自仲丁自亳遷蹕河直甲居相祖乙遷耿皆在河北大河實旋繞之故曰景云維

河上兩句言天下歸嚮此句言建都之地大河旋繞形勢最勝此殷所以長膺天命而百祿是何也其後盤庚因河患渡河南遷或亦殷之失計邪

昔在中葉

長發篇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傳曰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微故易傳也愚按鄭義非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上已極言之此何

說四

三

必申言之乎且方言相土而卽繼以允也天子降予卿士不幾以伊尹爲相土時人乎鄭云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沾如許字方使上下四句聯貫成義詩人之辭可謂不達矣此詩當從毛傳但毛傳太簡述之者失其義正義曰毛以爲旣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此非毛義也夫苟以成湯之前爲言則無論言其盛言其衰而總與下二句不貫由未解中葉二字之義也毛訓葉爲世世有以父子相繼言者有以一身言者國策秦

策曰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高注曰世身呂氏春秋用
民篇古者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高注曰終一人之身
爲世然則中葉猶中身無逸篇文王受命惟中身即可
說此詩中葉矣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指夏臺之囚而言
也上文已言湯伐桀事至此欲言阿衡之功故又追遡
未興之前夏臺拘囚之日也毛傳不明述者又失旨而
此詩之義晦矣

又按允也天子句鄭所說迂曲於義未安愚謂天子謂
紂也采薇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鄭云天

說四

三

子般王也出車篇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兩言天子並謂殷王夫文王以紂爲天子則湯初
時亦以桀爲天子矣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故傳云湯
進於桀又云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傳曰醜惡其政不能
用賢故退還是湯始得伊尹以進於桀若桀用之湯不
得而有之矣乃桀不用復以還湯則伊尹之得左右商
王桀予之也曰信乎天子之以卿士予我此深喜之之
詞也謂之卿士者蓋諸侯之國必有天子之命卿桀旣
不欲用伊尹以伊尹爲湯所進卽命之爲湯之卿故曰
降予卿士亦紀其實也下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兩

實字見天子使來爲卿士者卽天下後世所稱爲阿衡
者也而桀之不能用賢實爲失計亦隱然言外非拘牽
文義者所能見矣



說四

三言

茶香室經說卷五

德清俞樾

周禮上

掌次府史

周禮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按太宰下疏曰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惟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今按掌次亦府多於史又通核之則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乃言惟有天

說五

一

府一官何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疑掌次等官皆上下互誤愚謂如今本則與賈疏不合其有誤固也然概謂上下互誤恐亦不然掌次與幕人相次幕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則掌次疑當作府四人史四人徒八十人蓋府史徒皆倍幕人也今作史二人者誤四爲二耳鬱人與鬯人相次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疑鬱人亦當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蓋兩職同也今作府二人者誤一爲二耳磬師與鍾師笙師搏師相次鍾師笙師搏師並云府二人史二人則磬師亦當云府二人史二人蓋四職同也今作府四人者

誤二爲四耳此三職府史之數皆可訂正惟司尊彝司几筵司服則無可依據未敢質言

女御

內司服女御二人鄭注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疏曰謂進衣服于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名女御愚按此鄭義之謬者若然則是周公教王漁色也此與下縫人並有女御蓋卽次九嬪世婦下之女御也女御有八十一人其數旣多不可閒居無事故擇二人使主衣服屬之內司服又擇八人曉裁縫之事者屬之縫人此二人八人卽在八十一人之中非在八十一人之外也其職旣主衣服裁縫必有承應於王前者有此女御在則於承應爲便而其外所有女工也奚也可以自治其事而不至王前此周公爲王遠色之道也

祭祀以馭其神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日祭祀以馭其神疏曰下注云凡云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內之善也愚按王者馭民爲善則有之矣馭神爲善

未之聞也且祭祀所包者廣豈得專主社稷賈疏非也
鄭注於下文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始有內之於善之說
而此經無注然則鄭意此經入馭字與下入馭字異蓋
下云以八柄馭羣臣則下入馭字皆馭而之善之謂也
此云以八則治都鄙不言以八則馭都鄙則下入馭字
皆卽治字耳馭爲御古文詩思齊篇以御于家邦箋云
御治也祭祀以馭其神卽祭祀以治其神禮曰上治祖
禴尊尊也則宗廟之祭亦可得而治矣何必以社稷爲
說自此以下並同馭其官者治其官也馭其吏者治其
吏也若馭而之善則賦貢以馭其用刑賞以馭其威用
也威也豈可得而馭乎

說五

三

生

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五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
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愚按內史亦言此八
柄五曰殺六曰生生對殺言則生者不殺也蓋其人必
先入於死而後王者得而生之鄉士職云若欲免之則
王會其期注曰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
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遂士縣士並有若
欲免之之文凡此皆王所生也鄭訓爲養養之不得謂
生之且不合內史生殺對言之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

叔一生之一殺之此卽馭羣臣之大柄矣

七事者

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鄭注曰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愚按上文旣明列其目則但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云云足矣不必更斥之曰七事者周禮全經亦無此例注曰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愚謂當從故書蓋此七事疏云皆是上六聯接上經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此經朝覲會同

說五

四

賓客三事實止當彼經賓客一事則六聯止缺斂弛一事下有治其施舍句則斂弛之事未始不存是此經與上六聯相合也彼經於六聯下卽繼之曰凡小事皆有聯則此經云小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正彼經所云凡小事皆有聯矣杜子春改讀爲七事未見及此

又按此者字當讀爲則者與則一聲之轉凡書傳中用何者字或作何則墨子尙賢篇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何則陵遲故也韓子顯學篇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凡言何則卽何者也

此經本云小事則令百官府其其財用小字爲杜子春改讀作七而則字又聲訛爲者其義愈失矣

禽獻

庖人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按上文賓客之禽獻鄭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愚謂庖人職三言禽獻古文當皆作禽獸杜子春以賓客之禽獸於義未安改讀爲獻固得之矣至此文凡令禽獻下文凡用禽獻則仍宜從古文作禽獸何也禽獻止以賓客言令禽獸用禽獸則所包者廣若亦作禽獻則亦專以賓客言矣鄭注凡令禽獻仍以賓客言而下文凡用

說五

五

禽獻又謂是獻王文同義異可知其非據上文以其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並不言禽獻故愚謂三禽獻字惟賓客當從杜讀餘則仍宜從古文作獸也

兩之參之

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曰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疏曰言兩者謂九竅與所眊爲兩兩與九藏爲參愚按鄭解參兩未明如疏義則淺甚矣兩之參之各就其所在而言九竅分陽竅七陰竅二故曰兩九藏以三部候之其詳見素問三部九候論上

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入耳前之動脈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上部之三候也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此中部之三候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大陰也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下部之三候也是脈分上中下三部而每部又分天地人三候故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自來經生皆不讀醫書故於此等處均莫得其解惟素問之言亦疑有誤下三部既爲足三陰則中三部當爲手三陰乃

說五

六

以中部地爲手陽明或傳寫之誤乎

十有二月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鄭注曰正歲季冬愚按正字當從故書作政而從先鄭讀掌冰政爲句如鄭注正歲季冬則是夏正十有二月爲建丑之月但鄭注太宰職正月之吉日周之正月夫正月既爲周之正月則從正月數至十二月亦必周之十二月矣豈有一經之中言正月則爲周言十二月則爲夏自亂其例者乎疏曰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未堅若據夏之十二月冰則堅厚此亦不然周十二月爲今十月冰雖未

厚容亦有冰且令者必先期令之使之絡續斬取若待
建丑之月始出是令則無及矣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
十八日立春光緒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立春春已立矣
尙令斬冰乎月令孟冬之月水始冰夏之孟冬正周之
十二月於始冰之時出斬冰之令乃事之宜也賈氏未
見及此

飴鹽

說五

七

鹽人王之膳羞共飴鹽鄭注云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
有焉賈疏曰卽石鹽是也按石鹽未知何物愚謂恬卽
甜字鹽之甜者其卽今之糖霜乎唐書西域摩揭陀傳
云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太宗遣使取
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柞潘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
甚疑鄭君所謂戎鹽卽指此其法出於西戎古時已行
於中國周衰德不及遠戎鹽不至及唐太宗時又遣使
取其法耳宋王灼糖霜譜云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
招魂所謂膾鼈炮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餠孫亮使
黃門取交州所獻甘蔗餠是也其後又爲石蜜廣志云

蔗錫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竿甘蔗汁曝成錫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似是今之沙糖不言作霜糖霜非古也愚謂楚辭以柘漿爲脯鼈炮羔之用必非僅飲其汁疑後世蔗錫古本有之但出南方蠻夷中故楚人得有之而三國時猶獻自交州也然但知爲錫未知爲霜糖霜之法又出自西戎周官謂之飴鹽而賈公彥謂之石鹽石鹽卽石蜜以其形似鹽謂之石鹽以其味似蜜謂之石蜜耳王灼必謂糖霜非古並疑唐太宗所取摩揭陀熬糖法猶非糖霜其說太泥夫鹽以滷汁熬成糖以蔗汁熬成其法一律如非霜不得名飴鹽矣

說五

八

凡王巾皆黼

冕人凡王巾皆黼鄭注曰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尙武其用文德則黻可愚按書傳皆言周尙文不言周尙武巾亦非所以示武也周人九章之次八曰黼九曰黻王巾皆黼蓋巾之爲物其物微其用褻粉米以上諸章非所宜施故畫黼以次差之諸侯之巾其畫黻與鄭因黼作斧文疑爲尙武疏家因謂夏用黻商亦用黼近臆造矣

孤

掌次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鄭注曰孤王之孤三人

副三公論道者愚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謂孤卿三公三孤固古說矣然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曰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又王制篇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鄭注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大國九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亦爲有

說五

九

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可卽而謀焉據鄭此注則知昏義所謂三公九卿卽三公三孤六卿也而鄭君兩注皆以爲夏制是鄭君不言周有三孤矣考周禮一書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公而言孤者凡二十有一或曰孤卿如此經孤卿有邦事之類或直曰孤如大宗伯孤執皮帛之類無言三孤者鄭注不以三孤爲周制可謂卓見而此注乃曰王之孤三人則於周

禮全書求之既無其文而與王制昏義兩注亦歧異矣竊謂公有三而孤止一何也蓋孤之職失考久矣王者建立六宮使之各治其事而建立三公使之坐而論道六官之事皆有可稽考而三公論道則論之是非孰從而正之於是特置一官其名曰孤官秩雖卑於公而三公所論孤得以是非之可否之秩卑而權重也然則何不尊其秩於三公之上曰尊之於三公之上則三公有仰承其意旨而已是又啟權臣專柄之禍者也公之言其也道在乎博訪故公必三人孤之言獨也論衷乎壹是故孤止一人然則三孤之名何自生也蓋起於上公

說五

十

之國之有三監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燕禮若有諸公鄭注曰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三監亦得稱孤三監則三孤矣然鄭此注尙未盡得按典命曰公之孤四命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鄭意與先鄭同故謂大國孤一人愚謂大國之孤實卽天子所使之三大夫王朝大夫四命故公之孤亦四命也以四命之大夫監九命之上公亦卽秩卑權重之意其在王朝則有三公而設一孤以副之其在侯國則公一而已而設三孤以監之所以然者侯國之孤卽侯國之公也是故天子之

國三公一孤諸公之國一公三孤儀禮爲侯國之制而
屢言諸公則孤非一人其不正言三者容有未備耳儀
禮屢言諸公而典命注乃言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又與
禮經不合矣至周之衰七雄並峙皆由侯國而稱王於
是王朝一孤之制不傳而侯國三孤之制盛行記禮者
因之有三公九卿之說合三孤六卿爲九也然尙未有
三孤之名大戴禮保傅篇有三少之名亦未名三孤班
氏百官表始言之後世遂奉爲古之定制鄭注三公九
卿見其與周禮不合不敢斥言爲秦漢以來之制乃疑
爲夏制曰似夏時也足知其說之依違矣

說五

七

婦容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
曰容謂婉婉愚按鄭注內則篇以婉爲言語婉爲容貌
此又合婉婉爲一並屬婦容疑非塙詰容非容貌乃容
儀也儀禮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鄭注曰容謂
趨翔禮記禘記威容稱其服鄭注曰容威儀也可知容
爲趨翔之威儀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淮南子覽冥篇
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是也古婦人
於祭祀賓客喪紀皆有事焉非嫺習儀容則將隕越於
下矣此婦容之教所以不容已也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

地官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愚按二十肆當作五十肆字之誤也何以明之下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說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是自司稽至肆長以五肆二肆一肆爲差然則自胥師至司說當以五十肆二十肆一十肆爲差故知胥師五十肆一人也五十誤爲二十則胥師與賈師無別非多寡之差矣

羸物

大司徒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鄭注曰羸物虎豹貔

說五

七

獮之屬愚按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鄭注曰羸者謂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以下文所言厚脣舂口等語證之其爲虎豹之屬無疑鄭注自墻至羽毛鱗介羸五蟲所謂羸者竟不知何種大戴記易本命篇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則倮蟲是人矣人則安有三百六十之種類乎高誘注呂氏春秋季夏紀易之云麒麟爲之長則又混於毛蟲鄭則一以虎豹淺毛之獸釋之此在月令尙可通而於此經不可用也何也虎豹之屬自在山林未聞原隰之地而宜虎豹者也按易本命篇食水者善游能寒盧辯注云

魚鼈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蚯蚓之屬淮南子地形篇作食土者無心而慧高誘注亦云蚯蚓之屬唐馬總意林引之云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也竊疑月令季夏中央土其蟲倮當爲蚯蚓之屬蓋食土之蟲宜屬之中央土也史記封禪書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蚯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爲瑞然則中央土其蟲倮爲蚯蚓之屬信而有證此經原隰宜羸物亦當以此說之此屬固宜於原隰也其爲物無毛無羽無鱗無介非羸物而何大戴禮以人言姑存古義未可說經鄭注虎豹之說可以說考工記之五大獸未可說月令之五蟲及此經之五物也

十有二土

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鄭注曰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愚按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初不言十二分野鄭注曰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是十二分野本與保章氏不合鄭姑借以說保章氏之星土耳豈可卽以說此經之十有二土乎今按國語魯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注

曰九土九州之土也竊謂十有二土卽是九土蓋自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至夏商雖復爲九州然爾雅九州有幽營職方氏九州有幽并則舜時十二州之名固在故大判言之則爲九土析言之則有十二土也

十有二壤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鄭注曰壤亦土也變言耳愚按上言十有二土此言十有二壤必當有異義若謂壤亦土也何取而變其言乎今按管子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攣

說五

西

攣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尹知章注各有穀造句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然則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當卽此十二衰矣

生材

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九曰生材鄭司農云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元謂生材養竹木者愚按閒民轉移執事不得謂生材先鄭說固非養竹木者已包於二曰樹藝之中後鄭說亦非也此生材蓋天地間所生之

材乃自然之美利但須人力取之故亦列十有二職之內如爾雅所謂醫無閭之珣玕琪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皆是也淮南子地形篇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此必古生材之遺法又云埃及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頰黃頰五百歲生黃金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頰青頰八百歲生青金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頰赤頰七百歲生赤金白天九百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頰白頰九百歲生白金元天六百歲生元砥元砥六百歲生元頰元頰六百歲生元金鑿鑿言之或亦非誕也

眾寡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又云大詢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愚按經文言眾寡者多矣小司徒云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又云考夫屋及其眾寡鄉師云以時稽其夫家眾寡鄉大夫云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族師云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閭師云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寡凡言眾寡

者於義俱安獨此經兩言眾寡則涉前後文並言眾寡而誤帥其吏與其眾不當言眾寡各帥其眾亦不當言眾寡皆衍字也鄭注曰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斯曲說矣大詢眾庶之下無注疑鄭時此處猶未衍寡字也賈疏述經文雖有寡字而略不及無多少之意疑賈作疏時此處亦未衍述經有寡字者後人據已衍之經文增益之耳

五人爲伍十人爲聯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賈疏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又云五人爲

說五

夫

伍十人爲聯者在家爲有五家爲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爲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爲聯者在軍之時有十人爲什本出於十家故并二比爲十家爲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明是在軍法耳愚按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此是軍法非族師事也何必虛設此文乎且於族師職忽出五人爲伍二句文義不倫賈氏作疏猶不憚辭費曲爲之說鄭君作注何無一言乎疑此二句本作五比爲閭十比爲聯與上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下文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一氣貫注文義明白故鄭亦無注耳

雷鼓靈鼓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鄭注曰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疏曰案韡人爲皋陶有晉鼓鼗鼓皋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愚按鄭說恐未足據凡鼓兩面而考擊實止一面然則四面六面八面之鼓於義何施竊謂雷鼓靈鼓皆以畫績別之雷鼓畫雲雷文取象於天故以祭天神靈鼓之靈乃龍之段字說文龍部龍也畫爲龍文龍者水物

說五

七

故以祀地祇至路鼓則猶路寢路車之義取大名而已

求牛

牛人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元謂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愚按求福是非時之祭牧人云凡牲不繫者其奉之鄭注云謂非時而祭祀者則請求用牛在牲不繫者之例不當授職人而芻之也賈疏以此破先鄭說當矣後鄭訓求爲終謂是繹祭義頗迂迴殆亦未是按禮記曲禮篇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鄭注曰索求得而用之疑求牛卽索牛也索牛爲

大夫所用然曲禮正義曰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然則天子之祭亦容有臨時別求之牛故牛人供之曲禮正義又云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大夫索牛土羊豕旣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日數耳據此則索牛雖臨時擇取亦當求之十日以前故必使職人芻之也

凡任地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

說五

六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注曰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疏曰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又引公羊說十一稅遠近無差謂周禮據王畿公羊據諸侯邦國愚謂此未深思也周稅漆林獨重故經文用唯其二字見此不在常科之內若自國宅至甸稍縣都通率之適合十一之數何也園廛二十近郊十遠郊二十甸稍縣都十其數六十園廛稅一近郊稅一遠郊稅三甸稍縣都稅二其數七是爲六

十而稅七稍浮於十一然有國宅一分無稅則適是十而稅一矣公羊據其大數言之周禮以通率言之二者雖異而實同

百族爲主

司市大市曰廛而市百族爲主鄭注曰百族必容來去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愚按鄭君不解百族而引先鄭說於下其意蓋亦同之然以百族爲百姓失之泛矣愚謂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百族者各有其所有者也如三農之九穀園圃之草木嬪婦之絲枲臣妾之疏材各以其所有而至此謂百族蓋一市之貨所從出也故謂之大市其以日廛爲期者鄭所謂必容來去也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嗑然則此日廛大市乃神農氏以來相承之遺法

僞飾之禁

司市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務商不得資民不得畜先鄭於十有二不說其數鄭君引王制文而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賈疏釋之曰用器爲一兵車爲二布三角四

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
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
十二也然王制原文尚不止此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之
類何以不及乎愚謂十有二者以一歲言歲十有二月
月各有宜禁之物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均十有二成
都古今記曰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
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
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雖後世偏隅之
事未足以說經然每月必有所出之物則每月必有所
禁之物其條目繁多隨時損益不可豫定故但以十有

說五

三

二括之見一歲而頒禁令者十有二耳

令野職

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鄭注曰野職薪炭之屬
愚按野牲言共而野職但言令於義未足疑令字乃入
字之誤遂師職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
王府野牲言共野職言入是其證也

四達

遂大夫凡爲邑者以四達鄭注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
通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
兵革也疏曰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而知愚按上下文

亦無歷歷舉此四事者掇拾以充其數恐非塙詰且如小宰之七事內宰之二事皆直言事此經何以不言四事而曰四達乎愚謂達者自下而上達也蓋六遂有遂人二遂師四而每遂有遂大夫各一凡遂之吏有事上達則先達於遂大夫一達也四遂師分治六遂則遂大夫之上有二遂師由遂大夫達於此二遂師三達也二遂人分治六遂則二遂師之上有一遂人由二遂師達於此一遂人四達也故曰凡爲邑者以四達

同徒

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

說五

三

徒鄭注曰同徒司馬所謂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愚按同徒二字不可解鄭注云司馬所調之同更不可解疏以同其勞逸說之然同其勞逸豈可卽目其人爲同而云所謂之同乎愚疑同徒乃調徒之誤鄭注本云調徒司馬所謂之徒故繼之曰以人數調之正釋經文調字也調與同形聲俱遠其所以致誤者由雙聲之故據廣韻同徒紅切調徒聊切同徒雙聲調徒雙聲則同與調亦雙聲詩車攻篇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同與調爲韻者以雙聲相協也調徒誤而爲同徒遂改鄭注所調之徒爲所謂之同則文不

成義矣

脰膳之禮

大宗伯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曰脰膳社稷宗廟之肉疏云脰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愚按鄭注總云脰膳社稷宗廟之肉而賈疏必以左氏義分別爲二實非鄭義也脰膳之說三傳不同成十三年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此左氏說也賈此疏引異義云左氏說脰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蓋許君從左氏說說文示部曰禘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禘炙部籒宗廟火熟肉說二字之義皆從左

說五

三

傳至公穀之說不然定十四年公羊傳云脰者何俎實也腥曰脰熟曰燔穀梁傳與公羊同但多祭肉也三字是公穀家說以爲脰膳乃祭肉之通稱但有生熟之分而無廟社之別竊謂公穀得之夫禘從辰聲猶籒從番聲番不兼義則辰亦不兼義且禘從辰非從蜃謂盛以蜃故從辰則凡從辰之字皆取義於蜃乎周官掌蜃云祭祀供蜃器之蜃鄭注曰飾祭器之屬是凡祭器皆飾以蜃非獨祭社稷爲然豈必社肉始盛以蜃乎大宗伯言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言歸脰以交諸侯之福蓋脰膳同爲祭肉故言脰膳可也言脰亦可也鄭

於大行人無注蓋於大宗伯已總釋之矣使謂鄭此注以社稷宗廟分釋脈騶則於彼不當無說且於掌蜃注亦必言祭社稷之器不當渾言祭器也鄭於異義有駁無駁不可考而鄭義實與許異賈疏強鄭從許非也昭十六年左傳受脈歸脈上文言喪祭有職下文言其祭在廟則受脈歸脈疑亦言宗廟之肉但在左言左自當從社肉之說

躬圭

大宗伯侯執信圭伯執躬圭鄭注曰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文有麤縵耳愚按

說五

三

如鄭說則兩圭無別矣何不皆謂之躬圭而必異其名乎今按信卽申也不必改讀爲身躬字當讀爲躬形之誤也玉篇勺部躬丘六切躬躬也躬巨弓切躬躬也躬卽躬之異文說文勺部筓曲脊也是其字也信之言申躬之言曲二圭或皆琢爲人形而一申一曲以此爲差名亦以是別之躬躬本雙聲或卽讀爲躬圭於義亦得若王不與祭祀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注曰王有故代行其祭疏曰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豕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豕宰

貳王治事宗伯主祭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愚按主祭者惟一人斷無二官俱攝之理疏說非也下文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經但言王不與祭祀然則非大祭祀也據司服職王祀昊天上帝祀五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酒正云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鄭注云大祭謂王服大裘衮冕所祭者也中祭謂王服鷩冕毳冕所祭者也小祭謂王服希冕元冕所祭者也是王之祭祀自有等差大祭不與則冢宰攝之貳王治事自是冢宰之職他官

說五

五

不得攝也中祭小祭其禮較輕王或不與則宗伯攝之故云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下文王后不與特言大祭祀則此但言祭祀爲凡祭祀非大祭祀明矣

于四望

祭再履小祭壹履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于四望三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愚按王說是也然此文不特有錯亂且有衍文有司將事四字皆衍文也有字將字事字皆涉上而衍司字則事字之聲誤而衍者也經文本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與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

獻于社則前祝句法一律蓋軍中如祭表禡軍社之類
軍帥主之小宗伯可不與或軍行所至適值嶽瀆而祭
之則其禮較重非尋常師祭可比故小宗伯必與祭也
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
連讀皆失其解

其介鬯

鬯人凡王弔臨其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
之故曰介元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
以禮於鬼神與愚按先鄭訓介爲被不知何義後鄭說
則大誤禮器篇云天子無介今云介爲執致何經神尙

說五

五

有此失邪介乃卞字之誤古其字也玉篇卞部其巨之
切卞古文是其字也上文云大喪之大泚設斗其其鬯
鬯凡王之齊事其其秬鬯此云凡王弔臨其其鬯蓋大
泚也齊也其禮重故異其名曰鬯鬯曰秬鬯若弔臨則
輕矣故止曰其其鬯也因其字從古文作卞傳寫誤爲
介字先後鄭均不能訂正致失其解矣

凡祭墓爲尸

冢人凡祭墓爲尸鄭注曰祭墓爲尸或祈禱焉愚按古
不墓祭何有祈禱之禮周公禱三王爲壇禱之不於墓
也且祈禱於先王則所使爲尸者必王之同姓豈得以

家人爲之乎此祭墓謂墓成而祭后土小宗伯云成葬而祭墓爲位鄭注曰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是也乃鄭於此經以爲祈禱者蓋誤解上文甫竈遂爲之尸謂是成葬祭墓則此經不合又言成葬祭墓故有祈禱之說不知上文甫竈遂爲之尸初未言祭何尸之有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與此爲尸不同說詳羣經平議如先鄭說謂始窆已祭墓成又祭則又與小宗伯不合也

說五

三

印不合也

餘年辨說大儀禮附錄附錄曰禮墓如又祭限又與小宗伯之言遂爲之尸善遂爲之主也與此爲尸不同鄭注祭之言謂之謂不賦上文甫竈遂爲之尸既未言祭何尸爲之尸謂是成葬祭墓則此經不合又言成葬祭墓故有祈禱之說不知上文甫竈遂爲之尸初未言祭何尸之有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與此爲尸不同說詳羣經平議如先鄭說謂始窆已祭墓成又祭則又與小宗伯不合也

